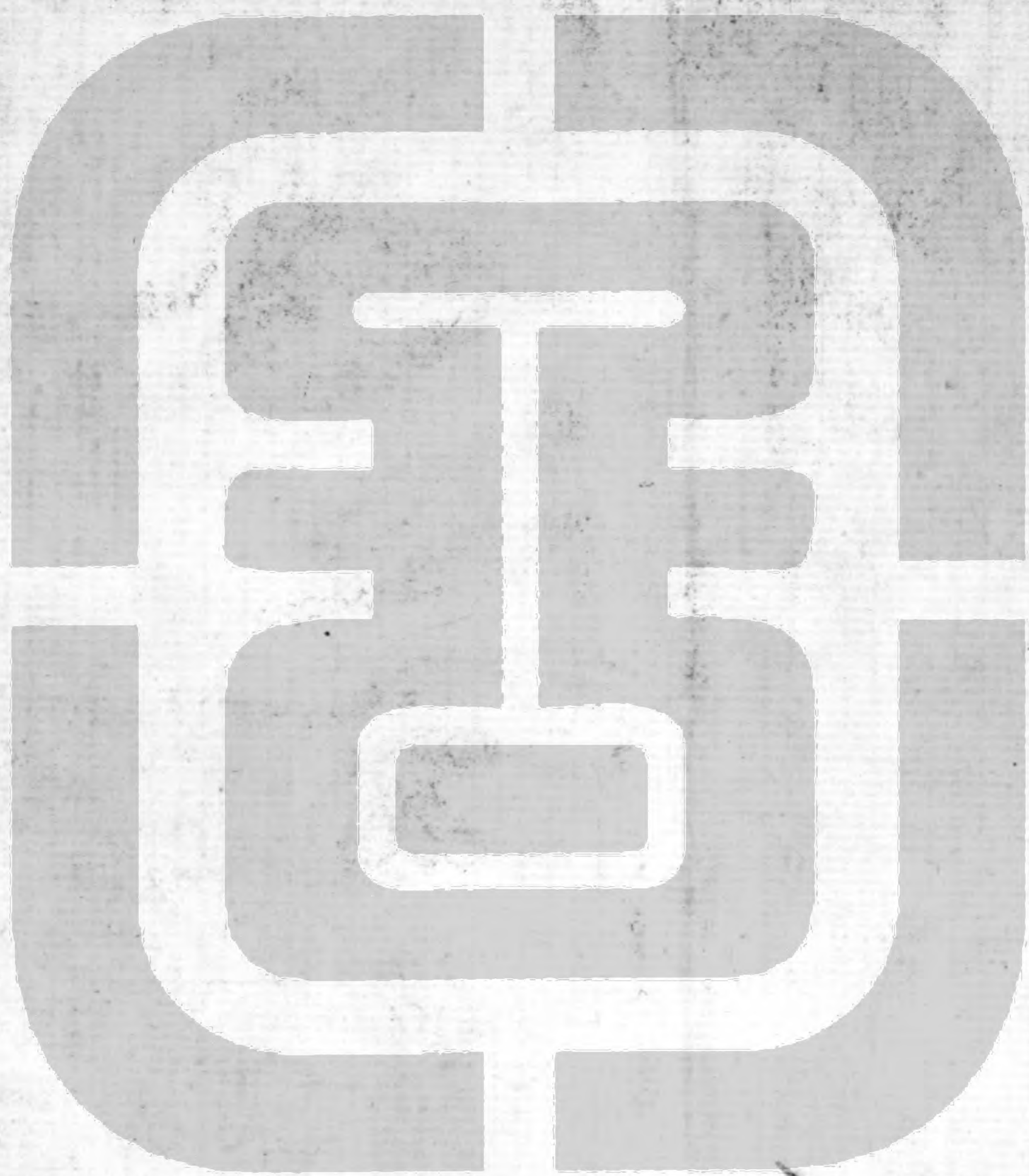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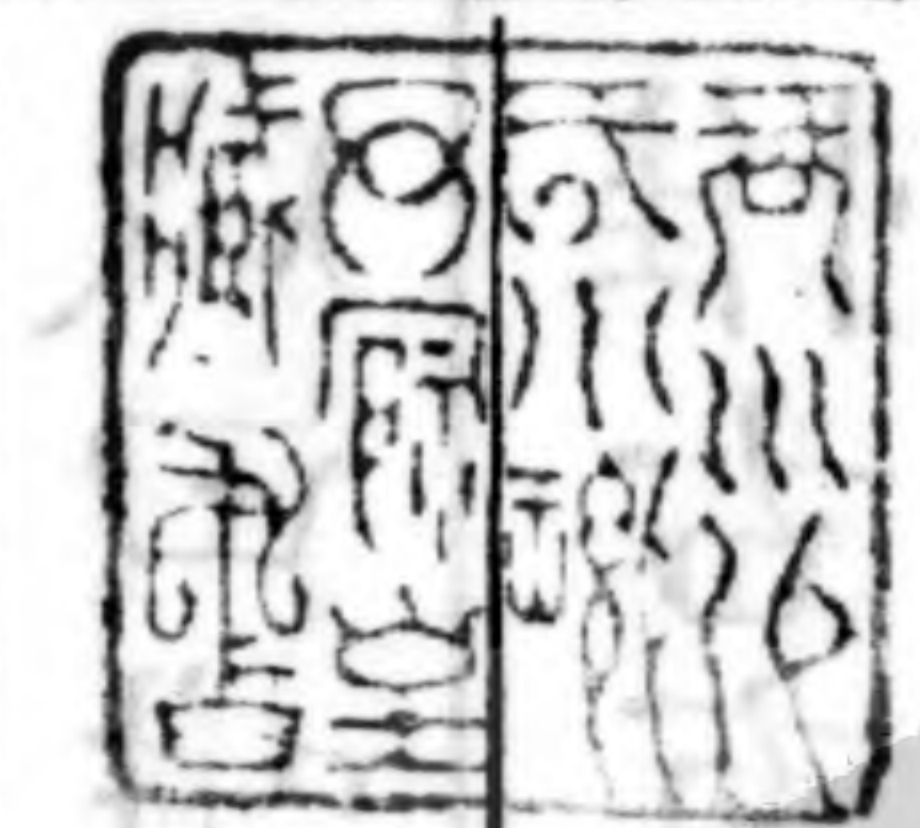


午



卷十九

北山小集卷第十九



碑記

常州州學獎諭勅碑



信安程俱

皇帝臨御之七年實大觀元年詔班學令于天下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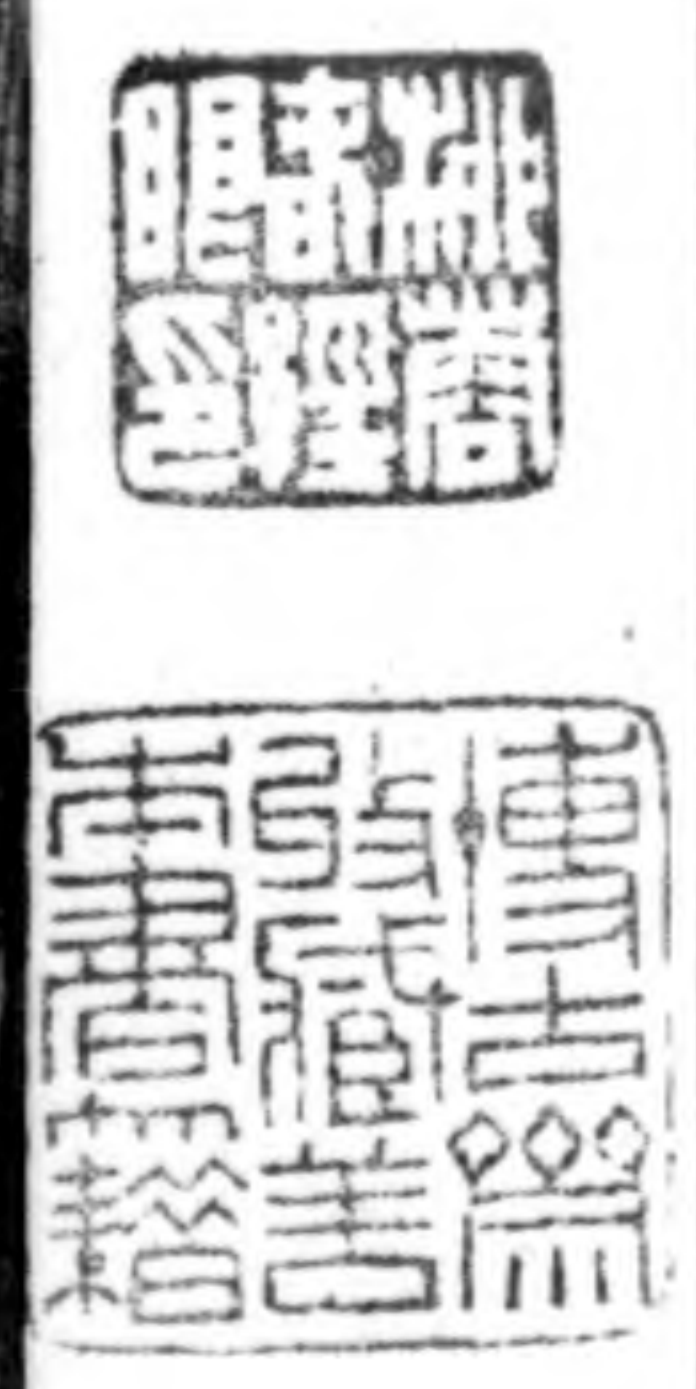
養之數勸沮之方有目有凡畢協理義簡大如江漢

明信如四時灑灑恢恢咸出天翰於是郡縣百吏奔

走厥職宣達聖志小大丕應荒陬絕徼一變鄒魯二

年辟靡會試郡國貢士無慮數千人其升諸司馬命

于天子者百四十人而常州得士之多為天下最皇



帝嘉之詔三省亟論功加賞焉十月制下知州事若
蒙進官朝請大夫州學教授處以宣德郎充職如故
於是諸生侈上之賜相與言曰進賢之詔載在令甲
播之天下豈惟一邦寵休凡士與榮焉若具石表刻
明詔列詞其下祇頌上德之萬一與夫勸學報功之
意惟明有孚郡國諸侯後承不怠師儒之官訓率有
叙惟允惟公迄有成績以飭稚昧於無窮豈不益顯
咸曰唯唯則系以詞曰

惟古有學惟治之原何以先之德教是宣泮水之詩
有據有游六藝具焉以文厥修秦漢以來倚吏為治

本之不圖繩其已至天肇神考見道之蹟幹神之機
鼓舞群物作我多士一開其天以澡以摩今三十年
於穆皇帝適廣聖猷淵躍鮪魴山有杞樞聲教溥漸
窮日所照目睨指標萬邦是徯惟邦有常士子之區
雷風所覃不約而趨都試辟雍俊造是羅論定而官
莫與常多皇帝曰都承宣有勞實惟師儒又我俊髦
是達是化以禮以文奉我新書以迄有成惟守暨師
既受上賞天語有嘉四方是仰倬彼宸翰雖在四方
揭之龜趺俾人不忘士之不忘惟上之賜潭潭學區
大烹以飫豈惟養之擇師以教車服稍徒以酬有造

豈惟官之于以旌之顯示萬邦以勸厥來上德之懷
惟稱厥求惟克有爲有守有猷多士之修有邦之休
洋洋德音萬世由之

晉故使持節侍中中書監大都督楊江司
豫徐兗青冀并幽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
事衛將軍太保錄尚書楊州刺史建昌縣
公贈大傅追封廬陵郡公謚文靖謝公碑
太元八年秋秦苻堅舉國來寇衆號百萬八月度淮
十月陷壽春又陷項城聲搖京師甲子詔以征討都
督右冠軍將軍立輔國將軍琰等帥師距之而衛將

軍征討大都督謝公實摠其事乙亥師及秦人戰于
肥水大破之堅脫身走十一月庚子詔公勞旋師于
金城車駕遂幸金城錫燕詔尚書亟論功封賞焉十
二月庚午大赦天下初堅之來寇也軍勢張甚上下
慄慄不自保大臣老於軍旅如宣穆栢太尉亦岌然
有左社之憂方是時無疆艱恤實大投于公身而公
泊然泰定若無事時徐而內輯外禦蒐軍謀帥若畫
一二於是人始有固志盖倚之如太山用能以八萬
之師殄百萬之寇如石投瑕寧近威遠繫公之休昔
祁奚內舉其子而不聞高世之勲蕭何舉宗從軍盖

以杜疑間之萌未有一舉三親而不自以爲嫌一門
三帥而人不忌其泰談笑之下變危即安者公之功
德莫大焉公諱安字安石某郡縣人曾祖諱某某官
祖諱某某官父諱裒故太常卿公生而穎異年四歲
時栢宣穆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澈後當不減王東
海摠角沈曠弘敏遂有當世重名全才毓德器益以
大時世道屯塞國家多故公樂道止壑悠然有終焉
之志司徒府楊州刺史再辟朝廷以佐著作尚書郎
瑯琊王友吏部郎四徵皆不就士大夫歎曰安石不
起當如蒼生何久之幡然有經世意蓋於是年餘四

十矣會大司馬栢溫請爲司馬尋爲吳興太守靜一
無所事去而人思之徵拜侍中選吏部尚書咸安末
入受顧命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摠關中書
事又領楊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上始親萬機
進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辭驃騎將軍錄尚書
事頃之加司徒侍中都督楊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
燕國諸軍事假節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
縣公苻堅敗進拜太保公遂欲平一華夏乃上疏曰
自運遭陽九二帝北狩文華之區委於豺犬故宗廟
宮室丘墟百年前日苻堅送死邊陲狼狽奔越今茲

哀詔請命天其或者將以一天下降休于國家臣請
竭駑末帥師北征須經置略定臣則乞骸還東誓畢
素志於是詔以公爲大都督揚州江荆司豫徐兗青
冀幽并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餘如故置
從事中郎二人公辭太保縣公詔不聽十年夏四月
公北征戊午上餞公于西池八月公遇疾手䟽請旋
師且以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謝玄屯
彭沛伺間一舉詔遣侍中尉勞還公京師疾遂篤丁
酉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六訃聞上震悼臨于朝堂三
日賜東園秘噐朝服襲衣錢百萬布千匹贈太傅謚

曰文靖粵某甲子葬公于某郡縣某原制加殊禮又
錄肥水之勲更封廬陵郡公旣窆門生故吏若干人
相與泣而言曰公之名德垂天下後世如日星決不
沒則是隧道之碑無刻可也然否則無以慰人思惟
公性體道奧不迎不隨故出處之際動與理會方其
棲遲東土未始出其緒餘而天下固已延首託命於
公及在朝廷獨以盛德遠度坐鎮危疑上以弼亮一
人下以咸和萬民惟深惟幾濟物成務王者之佐蔑
以加焉自海西公廢栢温逆節萌起及高平因山同
軌畢至温來赴葬大陳兵新亭以公與王文度朝之

大臣將殺二公遂遷龜鼎使召公等文度惶駭流汗
不知所出公既見温神色不變從容就席徐語温曰
某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温
茫然不能測則大笑曰正自不得不爾耳不敢加害
王室以寧竊嘗議之夫氣足以眇天下然後可以任
天下氣足以眇一國然後足以任一國公起隱約一
旦處端揆身負大器而不爲重執天下安危之幾臨
死生禍福之變而不慄功全邦社而無喜色彼其氣
誠足以眇之道大故也其視舉天下措諸安何異有
力者之視一羽哉某既掇公之大節叙次如此又系

之以銘云公夫人劉氏明識賢行爲世婦則有子曰
瑤官至瑯琊王友早卒曰琰爲征虜將軍望蔡公孫
若干人銘曰

皇有重器惟神惟幾有隍孰定有傾孰持必有元佐
力能負之其力維何非賁育獲包以洪度鎮以鴻德
手挈二枋在所措畫釋而置之泊若無適顯允謝公
實維其人天祚晉德錫之大臣公在東山世挽莫來
幡然赴之不迓不違因理王度不吾不尸有暴如温
有寇如堅處以談笑大沮以顛覃覃鎬京延首思復
六合垂一斯人無祿公初北征鎮于新城釋權去位

盡室以行須此略定逝言東山有巖東山斯人所瞻
西州之門有侂其壟斯人永懷有救公功公功匪居
惟德之餘東山或夷德風不渝

江氏小山祖墓記

開化縣治開元鄉故常山縣地也縣宇之北有丘墟
隱然域以垣塹族葬其中望之松檟蔚然者江氏之
祖歲卿之墓也按江氏家譜系出濟陽統之八世孫
曰世源官信安留家不去實始為信安人又五世孫
歲卿等五喪葬常山縣開化鄉之萬歲里小山村其
地四十畝則此墓是也繇始葬及今十六世子孫益

蕃屬益遠又散處郊邑或仕或遊藉令歸且處歲時
祭掃上不過四世而已小山墓地既廣近族之貧者
往往寓着其間歲且久因以為已產稍斥賣之又四
域之外耕藝者相接歲攘日蹙莫之誰何大觀三年
鄉豪汪氏遂欲葬墓域中縣又取西北隅地

犯名 御名 丞

舍會諸孫之官學者皆在里中大駭且懼則相與懇
于縣未得直乃出康定皇祐二牒以為證其一太常
少卿鈞任兩浙轉運使日具墓地界俾宗子迺等主
之歲一補治垣牆則宗司白宗長凡宗人共其事其
一尚書郎鉞以鄰人之侵其地也言於縣縣按所侵

地歸之俾宗人祐主之既出二牒爭者語塞縣即日
徙丞舍凡違法之契盡毀之於是子孫乃始周域其
地爲垣墻稍樹松檟揭其阡曰江氏皇祖之墓然不
能四十畝矣余友仲嘉襄旣與其族父兄子弟事其
事它日一二語余且曰余懼來日之無窮也事寢遠
而寢忘則其不爲前日之戕敗者幾希余將列其事
於石揭之墓道然非文不傳也莫如子能余曰古人
以謂君子之澤不過五世先王制禮必以遠近戚疏
爲之節凡祖子孫上下不能十世而服則五等而已
蓋先王所以教天下之中其制不得不然也先王之

制則有節而人之恩性顧豈有量哉今而以世觀之
則雖近而已疏即吾身以推之則雖遠而益恩是何
言也且吾之生者爲子子之孫爲曾孫曾孫之曾孫
則已不能名矣夫吾之委蛻適數世耳而遂至於不
知何人豈非雖近而已疏乎夫安得不悲然今吾視
聽食息於是者父母之遺體也求生之所自生則由
祖而上百世可也使人而無祖則乃今安得視聽食
息於是者哉以是推之豈非雖遠而益恩乎夫安得
不思思且悲則其惻惻不忘於心者豈有窮耶然則
制雖有遠近戚疏而恩性則有至於不能忘者何可

奪也且江氏小山之祖至太常府君十三世至仲嘉
又四世矣而其族父兄弟不忍其墓地之不除而
途人皆得以攘蹙耨刈也相與出力而營之以爲庶
幾神靈之復安而後世知所本也豈非所謂中有不
能忘者故耶今子碣於是俾後之人過是者知敬戒
豈唯江氏之子孫人孰不生且死也思所以奉祖先
訓子孫保墳墓者人情均也繇是而思之則雖已暴
之骨無名之丘有不忍易而戕之者矣其爲利顧不
博哉然則余其敢愛荒陋之文而無以成子之善也
四年四月壬午北原程俱記

常州新修市易務壁記

熙寧中始置市易務於通邑要郡常州以編氓居十
數間粗更門戶墻壁榜爲市易務及今垂四十年不
知先爲編氓居又幾何年中間再廢益不治棟宇故
庠隘歲加摧腐每大風雨岌岌將遂顛壓規制又甚
淺劣平坦側肩庭中無所旋足吏坐兩壁間與之爭
席按察時至門不容車蓋率步以入余初至謀撤其
甚者而新之則會凡匠事之材用上郡爲錢十二萬
有畸凡再裁損乃上使者使檄下郡又再裁損曹爲
錢八萬六千時久闕常平使者又八月會提點刑獄

盛公兼行常平事則具狀走其府又以記道不可已之故即日檄下予錢先是以書與所會之材抵張渚鎮官田渚與江南接多山木大竹幸爲我期於市取足焉錢至則取之又以告埏埴者畢具又移晉陵武進鳩衆工蓋檄下十日而庀工即事二十五日而完木之工二百八十竹之工百有九斲斲之工百三十塗飾之工百五十凡爲工六百六十有九募於市者十之一晉陵之所集者十之九其畚除運負之工又四百五十有畸以負重出納食其力於務者七夫與警守之卒供其事警守故十卒前十日兵馬司取其

三其所留大抵軍營小兒占尺籍而名廩帛耳其爲力不足以半一夫是三十日間率寅入酉出公察其勤惰時其難易而均督之暮休面賦其直不容吏下隱刻故其赴功也力材審其良窳因其舊新而材用之下至竹頭木附無棄物凡爲屋十五間堂三楹極高故屋五尺挾以二舍引以二廡惟稱廡舍爲庫六其題曰懋遷有無化居門高三仞庭倍前日其爲址盡是無餘隙矣深不能八丈前官道後人居廣不能十丈左右皆人居故技止於此它日使嘗見故區者視之則固以爲廣廈爲難能矣如其不然以爲陋可

也昔叔孫婁羈於晉其所館雖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君子紀之况任其事食其祿而爲三年淹者其可鄙其居而苟於事哉且乘田委吏聖人之所不忍余何敢苟然余賤有司也出納貿遷之爲職若其市材供事鳩工董役則故有任其事者非吾任也余不忍坐視越尊俎而代庖是亦忝多事矣厥旣訖工則誌本末刻諸石而材用工役之事加詳焉蓋使來者知余之勤且艱如此而其所建立止如此余不負市吏而市吏負余亦足歎也大觀二年八月十五日信安程俱書

漫堂記

大觀中朝廷斥地益廣顧輿地圖有所未載而舊志又或遺摠迺選士寓直三館作書如九丘傳子冲益在其間不數月以人言罷去又二年財得蘄縣令明年春余西赴調道汴上迂行百里過冲益於蘄道舊故樂也冲益故時嗜書好爲詞章喜談笑論議忼慨羞薄俗吏事雅意甚高余至蘄觀冲益所設施大抵合繩墨晨坐聽事與邑叅論決是非曲直無倦色日未昃庭無留人冲益始至會臨渙令有臯郡檄兩易之至是始還蘄臨渙人追之不釋蘄之人道擁其車以歸余至都城數月冲益書來曰蕞尔邑令與人旣

相安矣日多暇焉前日所治舍將以為燕息之地者苟完矣因漫名之曰漫堂子為我漫記之余惟天下之事小足以觀大蘄臨渙雖不能萬戶而冲益為之其効已如彼冲益之為吏不漫也夫祿足以仁其九族問其位則世所謂君子者也然事至則漫不省曰聊尔聊尔安用察察為哉如是而為漫可乎若曰外物不可必力不勝命久矣古有窮機械蹈汗嶮汲汲而圖之者吾於此漫焉於此漫焉則雖邑陋於蘄執卑於為縣猶不感也則其去道山入阡陌捨紬繹討論之樂而勞神明於簡書榜楚之間無往而非漫者

又奚欣感於其間哉冲益名諒友莆陽人襟度明曠識趣不凡近亦以是數竒云

衢州開化縣新學記

開化縣學故在縣治之西其址不能五畝旁無孺地右倚山足因高接廡以布講席大成之殿顧在平地齋宇趣完未中程度自初犯御名迄今更十數令顧地勢不可復廣莫能易而大之今縣令李侯旬視學區退則大懼以謂自大觀學法行天下西被氐羗南踰牂牁嶺海萬里之外荒漠不毛之地皆為郡縣置學官師弟子絃誦之聲相聞三尺之童不談天人之道

詠頌功德以志榮名取顯仕者輿臺樵牧知笑之今
開化雖小邑僻在山谷間當句越之窮處然在輿圖
尚爲次近地奉詔令蒙教養猶轂下也縣之造士秀
人歲不絕於賢能之書又今天下賓興士群至于王
廷與備官使於中外者必自縣學始則學法之行繫
鄉縣爲根本顧不重哉而縣學舍乃不稱縣令安所
逃責則相方繩址得縣南臨溪爽塏之地而營之迺
狀其事請於郡郡言上使者得錢四十萬取人屋之
籍於官者十四間益以故學之材與亭觀之廢無用
者厥旣歲事工徒赴功如治私舍邑豪里氓亦底其

力蓋不三旬而衆工釋用高門有嚴面執端邃廟象
宏顯巍然有臨命教之堂師長之舍周廬廣庶若承
若翼基堅材良皆倍於故士氣舒豫雖雖洋洋行道
之人過者衽軾於是李侯走書與圖至吳下以抵俱
曰開化子之鄉邑也新學成宜有文以記歲月固願
以請而衆亦以爲子宜俱生晚不及熙寧元豐之初
以與諸生齒今茲壯且老顧以飢寒走四方而學校
益隆又不得預養士數以相與燕間揖遜於其間今
得託詞新學以紀侯之績其又何辭若夫道學之序
飭勵之端所以開示於方來者則學法粲然皆

聖上所建立也又辟雍獎諭之書八行之碑與凡詔札具在俱不敏勉記新學之成云李侯名光會稽人好古強志起諸生爲吏而所立皆不苟奉法愛人文檄不妄下廬里懷之新學之成實政和五年八月甲子十月丁酉通直郎管勾岱岳觀程某記

京西北路提舉常平司新移公宇記

政和四年冬詔復置四輔郡潁昌府領南輔都總管於是京西北路常平使者言常平司故治潁昌今潁昌隸畿內當徙治所部州惟蔡大州處一路中道理徑易於督察報應便且近徙省勞費敢以請奏可時

朝奉郎信安余侯實提舉常平事明年奏下則於蔡城東南隅得官地若干畝夏六月興土功冬十月畢塗釁爲屋二百八十六間吏舍居十三又明年余侯以書屬某記某惟余侯信厚敏明自試吏至爲御史部使者其爲政循理而行奉法度惟謹不爲赫赫名然所歷有實績可紀無事於斯記也辭不聽某惟古建官列爲公卿大夫士其棟宇車服器用之文皆有等衰存焉貴與賤亦各安其所當得而無忤怨於其間故雖大啓尔宇山川土田而不爲泰一堂五畝還廬以桑而不爲偪彼誠知建官所以待天下之賢能

非以私天下之賢能也凡以爲國與人而已所謂公卿大夫士其職非惠人則又人其克有祿位非有功於國則有勞於國者也其任大其享大亦宜惟外使者常平專以惠人爲本人爲重使者因以重蓋常平之職掌常平免役之政令謹視歲之早晚豐儉以頒斂出納而調萬人之難阨周咨川原山澤之利害以阜人財任土事通泉府之貨賄以平節賈祿庶人之在官者以紓人力凡鰥寡孤獨廢疾之人受食焉共其養生送終之具其凡有二曰常平之法取於人者以予人免役之法取於人者以治人是法也更元豐紹

聖至於今茲蓋三聖人而後備一以惠人而已其維持衍繹繫使者是賴其守金穀如制閫外其稱豐荒如持權衡其急民隱如拯焚溺是能守我三聖人之良法以宣上澤於一路則所謂惠又人與勞於國者使者有焉夫如是居則廣廈跨閭里出則車馬光原隰以奔走八州五十縣之人蓋亦未爲泰已然則經度之勤棟宇之壯無足爲余侯記而獨喜余侯之有以稱也又安得不書政和六年夏四月甲子具位程俱記

寓齋記

客有至寓齋而歎曰夫以介然之形措之天地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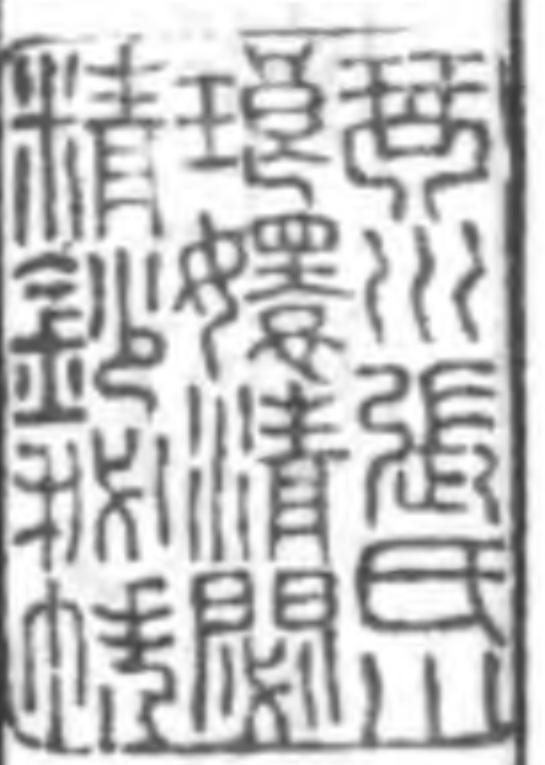
不百年寓耳於一寓中而暫寓於東南西北之遊者
又幾何耶是齋之士其又寓暫寓於其間者乎程子
曰何特此耳天氣之積者地塊之積者寓於空而已
日月星辰山河草木又寓於二物而已請觀子之一
形寓視於目寓聽於耳寓聲於口寓神於此百骸五
藏之間是則子之所謂介然之形者蓋有寓之者焉
不有寓之者是則糞壤濡沫而已矣子於此而求之
又有不寓者存而天地萬物之所以寓者也晉陵錢
定國顯道尉吳江予名其燕處曰寓齋定國蓋嘗聞
道云建中靖國元年三月甲子信安程某記

衢州大中祥符寺大悲觀世音菩薩閣記
衢州大中祥符寺大悲觀世音菩薩閣故在寺之東
序自天聖以來再成再毀未有繼而興之者紹興二
年管内僧正妙空大師用良始募檀施益以私財作
菩薩像又作大閣覆之捨故址而建於大佛殿之後
用良淳質無玷誠諦不欺焚誦之餘刻意炎黃之書
廬倉張華之說施利之入僅支四事則舉以爲棟宇
像設莊嚴佛事之資言行既孚有募必應像閣既建
又作齋堂四楹左右眎分若承若翼蓋八年而後衆
工釋用厥既塗艘大集四衆共作佛事以慶其成州

人士女奔走歸嚮禮拜旋遶歡喜讚歎無有窮盡時
北山居士養疾郡郊聞此勝會輿掖至前仰瞻聖像
如紫金聚周顧樓閣如化人宮竦踊欽歎說偈稱贊
於是用良請叙載歲月并刻之石則爲之記俾來者
有考焉庶幾有清淨四衆若族姓理家若粟咕婆若
摩納婆等覩相生善即色悟空了知大士無礙神通
不可思議與此比丘所成就事及一切衆生不思議
力無二無別性相等空則其爲利益又豈有量數哉
贊曰
稽首普門大名稱救護衆生苦厄者大悲願力深如

海無刹不現無邊身過去正法明如來菩提薩埵示
權化於一身心現千手隨緣赴感靡不周於一身心
現千眼光明普照河沙界如百千燈同一光互融涉
入不留礙亦如洪鐘與空谷呼之則應叩彌出洪纖
徐疾非思量而常在在實無在當知通身是手眼無
我無作無受者如是觀音妙智力衆生平等無差別
百千即一照常如一即百千用常寂燦迦羅心無動
轉母陀羅臂如虛空湛然寂處起慈悲繁興用處那
伽定觀身實相即菩提一一刹塵觀自在

北山小集卷第十九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



表

禮部賀陰雲不見日蝕表



俱



伐鼓用牲方致群陰之責敕躬正事實表衆陽之宗
屏翳呈祥曜靈安舍休嘉所賴霄垓均蒙中賀竊以
堪輿蓋體於陰陽而大道統陰陽之用躔次不離於
形數而聖人超形數之先雖酬酢於環中實彌綸於
繫表惟章節紀元之應必於日月所會之辰而疾徐
顯晦之微可見天人相與之際苟九芒之或青繫六

職之加修古昔則然欽崇斯在曷若精神之運默通
蹟隱之間淒祁之景載瞻溥丙之光自若日之夕矣
言莫喻於初餘人皆仰之壤無分於內外顧密庸之
至此豈瞽史之能知恭惟 皇帝陛下輔相物宜嚴
恭自度固已斡旋於儀象豈唯昭格於神明二十四
氣之循環獨得帝鴻之紀三万六千之並照遠追龍
漢之圖眇焉珠璧之交故在挈維之內矧分同道而
至相過雖食非災惟雲膚寸而雨崇朝適符所望臣
等莫窺工宰咸席照臨周德如升請歌松柏之茂堯
仁斯就永同葵藿之傾

謝冬衣表

肅霜在候於是孟冬而始裘新律將更豈容卒歲而
無褐肆頒府幣徧暨朝紳惟物其時旣安且燠中謝
竊以德彰五服厥爲等殺之儀綦組九文盖匪曳婁
之急惟是織良之賜實均飽燠之恩如古好賢有敝
又改爲之意及人以恕無服而不稱之嫌抑所謂寒
者衣之非直爲身之章也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煥
文光被德度并包如絲如綸廣仁言於挾纊無小無
大昭厚意於承箱是雖典故之常盖有惠存之實臣
等久塵表著備服寵私麗密在躬肯比毳旃之陋委

蛇退食敢忘總絨之思

賀甘露表

至神獨運道與時升叶氣橫流瑞由天降浹靈滋於
生植藹歡頌於寰區無疆之休兆民所賴中賀竊以
崑崙旁礴體包一氣之元輔相裁成位貫三才之用
惟厥細縕之化式由垓北之機結而爲麟鳳芝禾之
祥粲而爲日星雲物之象至載零於膏露盖成本於
冲和顧茲諸祉之辰適及崇儒之舉天地相合莫之
令而自均上下同流亦豈云於小補浥軒丘之有涓
晞湯谷之載陽珠霏紫泰之嚴玉潤松筠之茂日當

元命知時万於斯年地表賡歌見咸熙於庶績理無
虛應事若可稽恭惟 皇帝陛下秉籙御天垂衣執
契配皇等極豈唯能致之資合謀應圖具膺諸福之
物偉斯休證實載舊聞自非德及於清寧何以澤周
於霄壤臣等無裨神化成泳聖時被之聲詩方廣嘉
虞之薦仁及草木益觀福祿之成

賀收復涿易二州表

皇猷默運與神爲謀王旅濯征從天而下遂舉平盧
之壤復還冠帶之區遠邇交欣威靈無外中賀竊以
四夷之爲漢患盖莫熾於匈奴九州之隔燕民本失

圖於襄晉徯我至化于茲有年仰惟列聖之燕詒盖
常北顧而深歎故時巡耀武壺簞迎興國之師而夕
惕賦詩府庫揭元豐之志逮茲神筭潛授將臣飭戎
車於六月之初見敵情於万里之外是絕是忽肆興
兼弱之兵如雷如霆繼上庸公之奏此盖 皇帝陛下
下挈維二柄嘉靖多方式帝命於湯齊詰戎兵於禹
迹孝思維則允懷留穫之功適駿有聲不逾樽俎之
內是用一月而三捷豈非暫費而永寧周索載疆宗
祊見喜臣等猥當國秉徒仰聖謨截海外而躡龍庭
將日聞於吉語成王孚而受天祐當復播於雅言

賀直河引回河勢表

神畫授圖灼見乂安之理河宗率職嘿消平溢之虞
是謂先天而不違故茲無遠而弗屆事超邃古德被
函靈中賀臣竊以底柱既通世仰龍門之績宣防是
築古傳瓠子之歌然皆曠日以計功固已厲民而告
病故櫛風沐雨曾席突之未安而留捷隕林悼芟薪
之不屬未有獨見五明之上潛回四瀆之宗不踰指
顧之間聰合運量之素夫爲之於未有者上德之明
訓而行其所無事者神禹之大猷顧茲不恃以爲功
則亦孰窺於行迹以方前載益顯妙庸此盖 皇帝

陛下德合二儀澤流諸夏王道大順合百川而東之神化無方格九穹而上應儲精於內誠意已孚雖老於河上之人皆聚觀而太息顧由此地中之勢蓋莫測於神休用成九折安流之功同符萬世莫大之利臣等無施涓露獲覩祥釐負龍馬之圖將見帝鴻之錄上詞人之頌更追天保之誠

賀管押常勝軍郭藥師進嘉禾表

豪酋內附下周索於戎疆嘉種効祥表同文於異畝露章來獻案謀甚明是知塊土之鈞無復華夷之間中賀竊以越裳修白雉之貢九譯乃通唐叔歸同穎

之禾千里而近彼荒忽去來之服政不及焉若蕃維禮義之邦理之常者未有舉幽燕之絕壤歸圖籍於攸司風雷之号始行天地之和已應曾是方苞之美蔚然寒露之區采芑新田當鞠旅涖師之際陳常時夏無此疆尔界之殊瑞不徒然理將在是恭惟 皇帝陛下祉由神介道與天通故有開而必先蓋溪志而丕應信順兩得亦何爲而弗成威德四施實無思於不服惟厥幽荒之野豈聞稼穡之饒慈仁一薰秀襲交暢實邊積粟豐穰何待於湟中置吏除關聲教方踰於漠北臣等無裨聖治屢覩蕃釐史不絕書將

汗南山之竹天之所覆皆爲壽域之萌

賀駕幸祕書省太學表

策府肇新帝下紫清之馭賢關再款道光鄒魯之儒
君舉必書事超古謀化行自近風動海隅中賀竊以
外史掌帝皇之書抑以辨四方之志太學傳聖王之
業所由興三代之隆用建邦家之基厥惟政教之首
懷鈇抱槩俾之周見而洽聞句屨園冠於焉攷德而
問業擢榘楠於拱把致珠玉於遐荒方當行堯行而
誦堯言識其大者所與治天事而食天祿不在茲乎
仰繫清宴之間灼知當務之急命乘輿而已駕及春

日之載陽考古驗今駐蹕右文之殿尊德樂義却輦
大成之門既流觀於匱室之藏復垂聽於詩書之典
遠矣鎬京之嗣服陋哉天寶之元龜細札有孚群儒
知勸一游一豫式王度於有邦載笑載言邇天顏而
拜賜共識丕平之盛事益知幸會之非常恭惟

皇帝陛下允執道樞深明治本覆臨之大象日月而
配二儀風化之興先京師而後諸夏以聰明睿智之
姿而尊素王於千載之上以微妙元通之學而遊宸
心於六藝之間至於小大之臣咸蒙恩施之美乃若
雨師先灑迎颺歛之清塵雲舞屆時詠羲和之舒日

事皆神介動與道侔於既醉之盛時見弥文之畢舉
洋洋盈耳聿追周監之文蕩蕩難名莫盡漢臣之頌

謝賜御書御畫并宣召觀書畫表

臣某言今月二日車駕幸祕書省先奉 聖旨以臣
兼修道史係提舉祕書省官屬合赴省起居是日既
與館閣官觀書賜茶謝恩畢退詔宣三公宰臣親王
使相執政侍從官別觀書畫臣特蒙聖恩俾預宣召
之數仍賜御筆行書草書二紙御畫雀竹一紙者齒
金蘭之衆俊已冒殊私踵筆橐之後塵更膺特召尺
尺圭璋之睟表從容翰墨之榮觀載窺天縱之能旋拜

奎文之賜褫心驚寵浹髓懷恩中謝伏念臣疏遠下

僚頓頑末學敢意草茅之名姓誤叨旒宸之聞知惟

是群玉蓬萊之山實應列宿圖書之府六飛來止七

稔于茲雲御犯名百梁屹天衢之左界龍文八法揭帝

座之中居及斯輪奐之新下慰英髦之望爰申闕典

可謂難逢而臣濫吹朝紳雖玷南宮牋奏之末操觚

道史適由東觀著作之廷在於提振之司實與編摩

之屬荐迂嚴旨俾筮清班雲翼生身遽翱翔於帝所

驪珠眩目獲藏去於宸章事匪常均榮踰望外此蓋

伏遇 皇帝陛下為仁由己以德分人游心萬物之

先高視百王之表譬若堪輿之大何所弗容故雖昭
倬之餘沛然成象發揮妙蘊丕廣鴻休靈篆結空蓋
稟自然之兆神書出洛夔超副墨之初至肆筆於丹
青蓋合符於造化豈伊么麼得被况臨敢不仰服眷
慈時瞻天藻冰霜是蹈庶無易葉之凋筋力雖微儻
類銜環之報

秀州謝上表

臣某言臣昨任禮部郎官自三月初即以病告卧家
乞外任或宮廟差遣間蒙除太常少卿臣三具狀申
都省辭不就職尋准勅除臣直祕閣權發遣秀州軍

州事臣已於今日十五日到任上訖初布條綱具宣
德意所憂綿薄莫副使令臣中謝伏念臣幼而竒孤
長益頑鈍上書論事空懷憂國之心竊祿代耕每盡
守官之義挂名邪籍爲世僇人晚陪英俊之躔浸冒
典章之選再遊東觀愧劉郎之復來三至南宮知馮
公之已老遭時之變振古未聞窮獨餘生憂憤不死
卧家請急投劾丐歸敢於跪輒不安之時而當綿叢
草創之事既遂顛愚之守復瞻天日之中喜不自勝
死無所恨顧惟敝邑實介大邦征賦之入有經而不
時之湏沓至盜賊之憂方熾而即戎之備未修念債

驕凋敝之餘則莫若利其銜勒而匱竭瘡痍之後又
當事於撫摩靖言以思寧免於咎收此桑榆之景終
緊覆載之仁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嘗瞻濟時厲精
圖治闢至公之路方因任於群材念無競維人故兼
收於片善致茲疵賤亦不棄遺臣敢不行其所知施
於有政使公綽爲趙魏之老於用或優而陽城躬撫
字之勞自知甚拙唯當竭力少謝素飡臣無任瞻天
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

秀州賀天申節表

臣某言誕彌厥月允昭申命之休長發其祥共獻後
天之禱由中及外式舞且歌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撥亂挺生膺期紹緒體周行之乾健廊繼
照之離明帝命弗違纘二百年之基業民心攸戴過
八千歲之春秋丕承赤伏之符適應朱明之候中興
有望率土惟均臣屬守偏州遠違行闕天保之詩小
雅方期如日之升華封之祝聖人徒有望雲之阻臣
無任

進新修紹興勅令格式表

臣聞政有忠質文之異尚所以揀時典有中輕重之

不同期於止辟顧因循之或敝緊損益之可知苟惟
膠柱而弗更則亦推車而或泥恭承眷旨欽御祥刑
鈆槩非才簡書趣備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
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謂之通故上有道揆以
盡通變之宜下有司存以嚴法度之守至若畫衣冠
而不犯是謂帝王之極功垂象魏於始和式敷邦國
之常憲載在三尺行之万方儻非可大之規莫應無
窮之緒永惟嘉祐之盛實續太平之基人咸阜安政
本忠厚罰疑從去恢然網舉而網踈今出惟行捷若
置郵而傳命丕承有在洪烈備陳政和以來彌文具

緝寬恤之詔屢下竒它之目寢煩遙觀厥成亦克用
乂著爲律而疏爲令旣積日以增多歲有會而日有
成又續書而不一逮此艱難之際收之煨燼之餘國
之將興理若有待恭惟 皇帝陛下厲精求治嘗瞻
濟時深惟溢水之防不忘朽索之馭省堯方於五載
豈惟禮物之修約漢法之三章益邁寬仁之德俾致
欽於明罰蓋無事於滋彰庶幾合古以便今亦將易
避而難犯所慙鈞撫莫副哀矜臣等今將 云云

中書舍人謝表

臣某言臣伏奉告命授臣試中書舍人仍賜紫章服

者冊府紬書誤玷英髦之首詞垣簪筆猥當潤色之
求敢意非才驟膺明命銜恩則厚揣已若驚臣某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喉舌之司繫萬幾之自出
絲綸之任實庶政之與聞不惟有取於爾雅深厚之
詞蓋亦兼收於獻納論思之益豈非人才進退繫國
體之重輕政事弛張關天下之利害號令一出播敷
萬邦挈維固在於股肱補拾可無於諷議至於華國
之具亦責代言之工是以祖宗之來制勅必由於三
省侍從之選給舍每高於一時自非識足以見微才
足以經遠文知體要無慙蘇李之能學貫古今可備

崔高之問則何以仰當眷簡俯厭師言孚德意於四
方亦中興之一助如臣者少而孤陋壯益鈍頑述業
自知其不豐績言未足以明道早歲棲遲於湖海蓋
將終身中年出入於朝廷誠非素意何圖晚暮上被
獎知察之以日月之明施之以天地之造化者召自
廬里賜對宴間曾微塵露之裨收此桑榆之景麟臺
復建旣先諸子之鳴鳳閣方虛更濫群英之吹且於
廷謝錫以身章敢辭濡翼之譏祗重臨淵之懼此蓋
伏遇 皇帝陛下堯仁廣被湯德又新飭蠱壞於傾
否之時奮乾剛於撥亂之志宵衣旰食績周室之不

基藏疾納汗廓漢皇之大度故待人也輕以約亦嘉善而矜不能致是逖疏有斯遭遇臣敢不稍尋舊學益慕前修披肝膽以獻誠或能千慮而有得竭鈇駕以自効庶幾十駕而可希敢懷患失之心永矢捐軀之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提舉江州太平觀謝表

臣某言臣昨任中書舍人二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罷中書舍人提舉江州太平觀任便居住仍免謝辭臣於當日出門至本貫衢州開化縣尋

准告命已祇受訖者承乏冒榮久知非據臯深責薄仰戴厚恩感極涕零捫心增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戇迂成性憂患俱生無乘機應變之才有至愚極陋之累束髮從仕浪懷畎畝之忠詣闕上書妄陳蠹管之見少不歷事愚無所知方權臣立黨以錮人而以謂當兩忘元祐熙豐之別省檄講求於遺利而以謂不若罷明金花石之綱雖云應詔以獻言要爲越職而多事棲遲選調盖十六年出入劾官於今三紀晚逢聖主誤被睿知召從田廬亟寘詞掖夫以權德輿之器業李衛公之才猷宋綬之該通韓

維之方格乃始不由科第自致清華又若楊大年之
一世英豪歐陽脩之諸儒領袖安石之經術蘇軾之
文章故皆不待試言徑司辟命如臣何者濫繼前修
續貂之誚是慙窺豹之知曷有以茲感激誓竭鉉駑
念平生愛君憂國之誠儻庶幾千慮一得之効居懷
尸素之懼竊恃獎知之私每有陳論頗蒙采擇迄緣
蜚語暴著宿愆職在守符不能効死而弗去時方奮
武是宜明罰以示懲罪藥久萌駭機當發尚霑微祿
畀侍殊庭復鴈門之躋雖非素望失常山之守仰繫
曲全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稽古聰明遵王好惡每於

刑政之舉不忘忠厚之思致此懦庸終繫寬惠臣敢
不撫躬知感辭舌省愆年迫桑榆無復報恩之所身
依松檟長為僥幸之人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
言

集英殿修撰謝表

臣某言今月十九日伏奉告命授臣依前左朝奉大
夫充集英殿修撰差遣賜如故者負釁投閑居懷惴
惕均釐肆眚與被甄收承命若驚銜恩知感臣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戇而自信愚不知機少也好

修弗踰繩墨之外壯而多事妄懷畎畝之忠叩閤蚤
麗於丹書隨牒俄嗟於皓首及稍寬於黨禁遂浸列
於周行再遊東觀著作之廷三與南宮牋奏之末遭
迴久次黽勉一心辭職奉常獲守匹夫之志分憂攜
李敢言循吏之能屬當陞杞凋敝之餘而行還定安
輯之政軍旅誠非於素學撫綏方盡於夙心決知綿
薄之才難抗猖狂之虜利兵堅甲旣無吳會之師屯
高城深池又異江湖之天險度不能嬰城而死節固
不敢開門而請降蚤夜以思進退惟谷先奉宰臣之
委教且言朝命之已頒苟守禦之力旣窮則遷避而

行亦可方出城之次日適被召於行朝而宣撫使藏
怒久深幸災而發怵吏兵而誘亂揭捕賞以見要劾
以深文期於必死仰賴皇明之旁燭不俾怙威而肆
行趣至永嘉許歸故里恭惟拯溺拯焚之意可謂生
死肉骨之恩顧影捫心淪肌刻骨晚蒙眷獎擢寘從
班念小已之難勝繫厚恩之宜報事君盡禮敢萌貪
榮患失之思操心也危每有私憂過計之累宿愆難
赦孤迹易搖謹訶實出於自貽全貸終歸於天造旋
膺出綽誤俾分符復再致於煩言徒仰喧於聰聽茲
緣大享爰發渙恩敢圖雨露之霑俯暨朽枯之質稍

垂甄叙曲被記憐念疇昔以知非皆冥頑之所致此
盖伏遇 皇帝陛下堯仁丕冒湯德又新日就月將
方緝熙於大學雲行雨施期潤澤於群生思以任賢
使能而致中興故雖片善寸長而不終棄願惟竒賤
適有遭逢愚闇無知悔莫追於往咎衰遲待盡情猶
切於慕君寒灰無冀於復然病馬尚靳於終惠誓當
糜隕少謝生成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稱謝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徽猷閣待制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依前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閣

待制差遣賜如故臣尋具奏辭免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允臣已望闕祇受訖者竊祿真祠久慙素食
升華延閣復玷清班仰戴聖恩俯慙非據臣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才非強濟性實戇迂仕則慕君
不自量其愚賤學思爲已期無玷於操修不敢枉尺
以直尋率常進寸而退尺名書邪籍知芹獻之已踈
力盡陳編愧管窺之時見晚逢眷哲驟辱獎知拯之
水火之中召自漁樵之野冠蓬山之衆俊已媿無堪
陟鳳閣之華資深知不稱仍持末學入侍清光塵飛
何益於太山螢照難施於赫日曾微補報自取譴訶

庇身俾託於殊庭就食即安於故里感恩念咎劫掃
杜門想魏闕以馳神卧漳濱而永歎何圖洪造曲記
孤蹤不遺簪履之餘復置論思之列懇辭不遂成命
莫回昔張敞以罪廢屏居卒見收於後効劉毅雖年
耆偏疾亦不弃於公朝顧臣何人有此厚幸此盖伏
遇 皇帝陛下乾坤侔大日月並明沛然雨露之施
渙若風雷之發春生秋肅莫非成物之仁賞慶刑威
咸出至公之造求賢用吉士方遠迹於周王嘉善矜
不能每同符於古訓市骨冀來於駟駿采葑無間於
卑微有如慙愚弗忍遐弃臣敢不永思報稱仰服恩

榮顧雖顛沛之間無忘素守苟有捐糜之會敢愛餘
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太上皇帝升遐慰表

臣某言承衢州告報准尚書省劄子太上皇帝升遐
者哀纏率土臣庶攸同臣某誠哀誠切頓首頓首恭
以太上皇帝天臨海寓二紀有餘安享太平恩涵動
植變生意外北狩未還天下喁喁痛心引領何圖厭
世遄返帝鄉万里訃聞攀號何及伏惟 皇帝陛下
孝思罔極聖情難居臣屬領宮祠遠居閭里不獲奔

詣行闕奉慰臣無任仰天望聖哀摧辟踊之至謹奉
表陳慰以聞臣某誠哀誠切頓首頓首謹言

寧德皇后上仙慰表

臣某言承衢州告報准尚書省劄子寧德皇后上僊
者哀動妃嬪悲深臣子臣誠哀誠切頓首頓首恭以
寧德皇后蚤以徽音進儀坤德爰從北狩未遂南歸
豈意災凶遽鍾荼蓼伏惟 皇帝陛下孝思方切哀
慕兼深臣屬領宮祠遠居閭里不獲奔詣行闕奉慰
臣無任仰天望聖摧痛屏營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
臣誠哀誠切頓首頓首謹言

衢州發賀天申節表

臣某言樞電告祥繫一人之有慶嵩呼効祉期万壽
之無疆率土歸心後天為禱臣某誠懼誠抃頓首頓
首恭惟 皇帝陛下體乾御極修已安民天誘其衷
將啓中興之運日新其德迄成無競之功八千歲之
春秋荐膺景貺万億年之基業永庇群生臣屏迹漳
濱馳心魏闕莫造鴛鴻之列徒傾葵藿之誠臣無任

疏

右伏以申命用休爰啓中興之運誕彌厥月屬當長
養之時四海傾心三靈垂祉及此虹流之旦咸伸嵩

呼之誠恭集勝因仰資眷筭 皇帝陛下伏願配天
其澤如日之升保大定功振無前之偉績興衰撥亂
固不拔之丕基多壽多男願効華封之祝如山如阜
請陳天保之詩臣無任瞻天祝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錄投進以聞謹進

辭免開府儀同三司表

宣和年代作

大号載揚隆恩下及理難虛授豈無千一之思天或
可回敢避再三之瀆仰伸虔懇終冀矜從伏以禮樂
具興固匪有司之事台衡是視茲豈賞勞之官敢持
窺管之勤冒據析圭之典矧力小任重之戒所懼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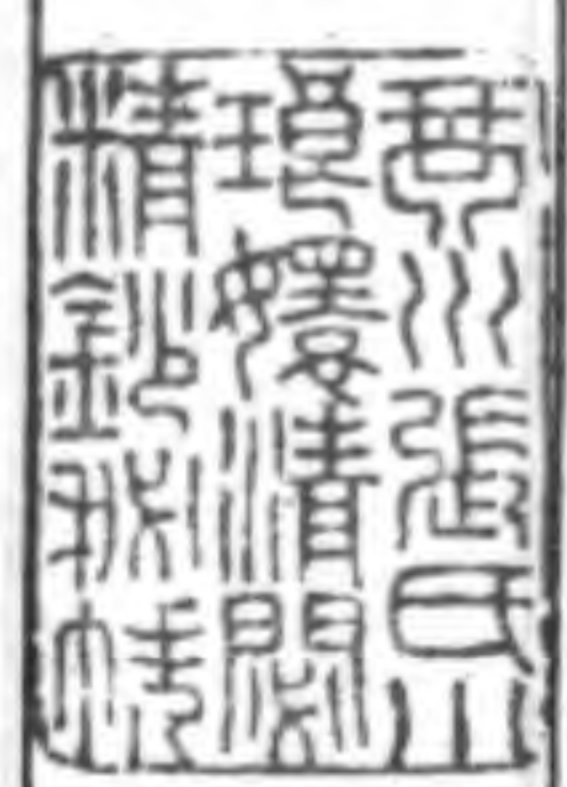
顛方循名責實之時寧當濫予伏望 皇帝陛下俯
照誠悃曲賜全安將相兼資灼知其難強絲綸成命
特寢於異恩誓守教忠少酬愛德臣無任

代宣和殿學士表

臣脩言伏蒙聖慈特除臣宣和殿學士者控辭莫達
難回渙汗之私申命有嚴遂拜出綸之賜恩榮過厚
慙慙靡寧中謝切以殿閣昉分宣和為清燕之首簪
紳森拱學士列內朝之班規模蓋出於宸心選置必
由於睿鑒雖二府鈞衡之任造次莫前唯万幾聽斷
之餘於焉居息靜則娛神而觀妙動則泛應以曲成

儲精溟滓之先游意古今之表司存於此世論甚榮
既瞻道德於後前復備聖神之顧問苟博洽瓌竒之
士使得親法座之顯邛其論思獻納之官猶難望清
光之彷彿况如臣者自愧蔑然幼懷學禮之心偶叨
上第居守趨庭之訓僅比中人以無庸忠謹之資當
不世便蕃之寵第深虞於幽黜曾何補於聖時積有
冒逾更塵超陟此盖 皇帝陛下順帝之則如日之
升曲推善貸之仁下委容光之照不鄙行能之無取
灼知心腹之靡他肇祕殿之新名躡群髦而首用置
之左右益示眷知列戟相望父子逢辰於千載峩冠
及誓殫夙夜少荅生成臣無任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一

啓書

謝著作佐郎啓

半世江湖無復彈冠之意薄游都邑居懷索米之慙
敢期瓦礫之餘謬玷絲綸之渥所蒙非據以寵為虞
竊以中古以還倚儒而治以謂用非所養則遇事或
難於任重學優而仕則立朝無愧於面墻苟陵阿之
育未加則薪樵之圖曷繼故有絕編已老莫知經濟
之方素官稱賢或出草茅之士顧誰差之不預豈才

信安程



俱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一
啓書
謝著作佐郎啓

智之可誣是故祖宗以典籍之司以爲公卿與侍從
之選期弊成於望實斯致御於東求以褻然晁董之
流猶試言而後授雖卓爾軻雄之學有陳義而力辭
人唯允諧世則知貴典墳具在縱觀海宇之奇書策
牘兼資多識朝廷之故事抑磨礪其器質且殫洽其
見聞或許從宴間之游或訪以圖回之務唯其養之
有素則亦用之弗疑鴻惟上聖之臨益著右文之効
股肱心膂旣相與立太平之基杞梓珪璋又兼收爲
無窮之用來英髦於數路達遺滯於四聰雲御犯名百
梁屹天衢之左界龍章八法煥紫殿之中居儼群玉

之大開仰奎文之下屬合三館一時之彥登瀛洲者
十有八人續六官九聚之書紬金匱於數千百載惟
蘭臺之接武實麟止之椎輪文若孟堅徒爲令史博
如東皙僅得佐郎然裁成漢代之陽秋無出其右比
次汲書之科斗可攷而知自非宏達之才曷稱招延
之美如某鈍頑無似孤賤數竒早迷速化之方幾成
獨學之陋東駿爲養華首益窮嘗聞君子長者之風
每盡乘田委吏之義竊信簡編之載妄興畝之懷
時非弗逢事或大謬一官不偶遂將歸老圃之疇二
頃無田又時爲祿仕之隱實委心於窮達聊寄適於

藝文若將終身奚暇外慕何圖名姓誤辱搜揚釋其
州縣之勞命以編摩之職逮從匠屬復廁英游况舉
袂成帷時固多於俊異而上車不落獨何取於菴庸
此蓋某官斧藻聖猷幘幪士類索淵微於繫表應事
物於道樞學該今古而不忽於寸長用周小大而兼
容於衆善致茲連蹇稍與選掄念固窮難進之餘粗
知分義當省官遴選之際尤覺叨踰敢不稍緝舊聞
益堅素守仰副甄收之本意永銜溫厚之華褒誠知
背上之毛何加於六翮儻比管中之豹時見於一班
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蔡少師問候啓

日者某官抗節撫邊祖車戒道獲走違於郊舍徒群
遙於賓階瞻行色以增懷曾立談之弗及顧難將毋
莫敢請從矧才略不足以贊咨諏筋力不足以先士
伍空承素睭何異衆人違德以來馳誠滋劇近請見
令似審比收家問已次趙州仰惟綏御之餘懋膺神
物之相少保相公九官稱首一德承君美常武於徐
方召公是似授恩言於帝所相度來宣諒堅體國之
忠益廣周詢之實不測不克以修我戎嘉謀嘉猷入
告乃后上以安社稷下以庇生靈永爲黔首之依以

盡赤心之報是則子孫奕世將慶澤以無窮豈止功
德兼隆與皇基而同固矣伏見五月晦日御筆頗勤
旰食切責憲臣蓋聞德博之郊似有潢池之聚雖鼠
竊狗盜隨即誅夷然鳥與獸窮或能啄搏願循其本
益戒弗虞當令無外之春臺歡謠擊壤肯使好生之
赤子流血成川某昨在江湖每窺詔札觀丁寧於睿
旨深惻怛於斯民固知堯舜之仁蓋出生成之性父
老或至於感泣神祇因是以介休仰寬北顧之憂實
賴中權之重惟時溽暑願體睠懷計多吐握之勞無
爽應酬之節少保相公弼諧侍極德望冠朝英才皆

入於彀中風采想聞於天下竊料遠方之吏屬皆思
自達於門闡鳳凰高翔爭先睹之為快江海善下固
不辭於細流豈惟陰察雋異之材抑以博詢攻守之
計固無損於威重但益隆於具瞻當復隱如長城還
師在席之上固已沛若時雨折衝尊俎之間闡聲教
於遐陬同華夷於壽域即趨嚴節遂秉鴻鈞益殫素
業之施大慰蒼生之望顧茲孤蹇永託悒懣

秀州回朱司業啓

右某辭職奉常丐歸故里偶承人之付以郡章莫分
宵旰之憂竊有淵冰之懼敢圖盛禮辱况華緘惟推

與之過情顧拙踈之難稱恭以致政司業才猷宏遠
望實顯融荐更德教之官夙著循良之譽挂冠高蹈
既欽知足之風拔薤良規方佇不言之教屬拘符組
阻造門闌傾佩之私敷宣罔既謹奉啓謝伏惟照察
不宣謹啓

祕省回館職啓

某啓伏承給札禁林升華冊府投戈息馬方企想於
中興闢館崇儒稍追還於故事育才之樂從古則然
恭以校書學士譽振賢關學探理窟敢意百罹之後
復觀萬選之求方揆藻以奏篇已出綸而錫命搜羅

有得固皆席上之珍領袖非宜徒切在前之愧華緘
誤及盛意有加佩哉之私敷宣罔既

復集英殿修撰謝宰執啓

一官祠館方同長孺之禿翁四載家山少謝周顛之
逋客何圖湔拂浸沐甄收仰戴聖恩次銜鈞造伏念
某生而竒蹇少則迂疏干祿代耕粗守羔羊之節讀
書爲學固非青紫之求竊抱畀畝惓惓之忠妄希鄙
野區區之獻挂名邪籍連蹇半生隨牒官塗侵尋三
紀及稍寬於黨禁遂浸列於周行再遊東觀著作之
廷三與南宮牋奏之末遭迴久次黽勉一心辭職奉

常獲守匹夫之志分憂攜李敢言循吏之能屬當隍
杌凋敝之餘而行還定安輯之政軍旅誠非於素學
撫綏方盡於夙心決知綿薄之才難抗猖狂之虜利
兵堅甲既無吳會之師屯高城深池又異江湖之天
險度不能嬰城而死節固不敢開門而請降蚤夜以
思進退惟谷先奉宰臣之委教且言朝命之已頒苟
守禦之力既窮則遷避而行亦可方出城之次日適
被召於行朝而宣撫使藏怒久深幸災而發怵吏兵
而爲亂揭捕賞以見要剋以深文期於必死仰賴皇
明之旁燭不俾怙戚而肆行趣至永嘉許歸故里恭

惟仁聖拯溺拯焚之意豈非天地生死肉骨之恩顧
影捫心淪肌刻骨晚蒙睿獎擢實從班念小已之難
勝繫厚恩之宜報事君盡禮敢萌貪榮患失之思操
心也危每有私憂過計之累宿愆難赦孤迹易搖譴
訶蓋出於自貽全貸實由於天假姑行白劄庸示薄
懲至若諂附蔡攸初無實狀編摩累載迄罷局而不
遷著作冒居乃輔臣之擬進居未嘗備提舉道錄祕
書之屬出未嘗從宣撫河北陝西之行顧危言異論
以取惡則有之若諂笑脅肩以苟容則蔑矣向少加
於巽入已久被於超遷及在嘉禾實當空道屬大將

親擒於逆賊而旋師取道於列城是惟臣子之讎實
快神人之憤咸致幣將之意以勞王師之歸若其禮
數之差殊則繫守臣之奢儉自澗至越益厚有加最
尔之邦欵然何有不供是懼求福則那饗將士之衆
多纔澗杭之十二姑以畢事幸無違言安知具錦之
成指謂金杯之獻播之四遠醜矣厚誣每中夜以籌
思何橫罹於汙讖言之奚益天實有臨諒深曉於精
微亦具知其曲折昨蒙鈞冶假以郡符反再致於煩
言徒仰喧於公聽茲緣大享爰發漫息敢圖雨露之
霑俯暨朽枯之質稍垂收采實自陶鎔怵惕少安併

蒙有地此蓋僕射相公幾深成務文武憲邦膏澤四
方欲躋民於仁壽佐佑一德期致主於唐虞佇觀泚
水之勲豈但澶淵之役至於求士為國事君以人重
輕不爽於權衡若否無逃於水鑑較之前哲則又優
為既適緇衣之宜益茂菁莪之育有如䟽逖夙被獎
知終然頑鈍之資遂託鑪錘之末桑榆晚晚雖懷報
國之心丘壑棲遲無復赴功之念所蘄終惠俾遂餘
生銘佩之誠肺肝難喻

復待制謝宰執啓

毀瓦畫墁久竊真祠之祿簪筆持橐再塵法從之班

誤膺綸綍之恩仰愧陶鎔之賜伏念某生而孤蹇老
益鈍頑操心也危每御樞機之發臨事而懼不踰繩
墨之間泊忝備於論思益勉圖於報塞斷斷之愚曷
有區區之意已踈省各空山驚五年於過隙噓枯寒
谷與萬木以皆春怵惕靡寧幘幪有在此蓋伏遇僕
射相公忠嘉致主勲略濟時八柄詔王畢協至公之
道百工熙績率由亮采之功既樂善以達人每弃瑕
而觀過致茲拙戇亦預甄收病馬已疲豈有騰驥之
意老樗無用庶全擁腫之生過此已還未知所措

回劉吏部賀冬啓

右某啓天統首三群陰下伏陽爻生一萬物始滋聿
觀消長之宜實惟君子之慶提宮吏部才推俊造行
蘊粹良比膺上聖之知存歷中臺之選承流便郡方
觀豈弟之宜均逸真祠聊遂燕間之適履茲令節倍
擁殊休佇迎愛日之長即奉賜環之召未遑馳問先
辱貽書愧戢之深敷宣罔既

回劉吏部賀正啓

右某伏以一氣回春物奏棣通之始三陽用事時更
平秩之端實君子之攸宜惟福祥之來萃提宮吏部
周才濟務吉德禔身自膺郎選之華荐更邦治之寄

踐揚茲久裨益諒多比辭共理之榮聊從均逸之請
履茲新序倍擁殊休面慶無階方深馳頌貽書誤及
良佩眷勤悚戢之情敷宣罔既

荅鄭教授書

八月十二日某叩首教授恭老承事某禍罰待盡斬
然哀疚之中執事亟見臨雖荒憤未能究所蘊然嗜
學不苟有志於道固已得其槩矣今者辱况以書與
所爲文六篇且告以讀書業文恨不及古人爲文以
示人或過情面譽又恨世之人莫可與言而思先進
於是者出其有以警其所未至而猥以見推雖公之

嗜學則然而猥以見推與夫稱借之辭皆非所敢當
也然講學廢久矣古者士相與處於燕間其所謂切
磨之益者爲是故也豈獨師長之任哉然古之所爲
講學者行與文而已蓋文之用於世尚矣六經百氏
皆文也世之人有以經誼文辭判爲二是旣其文未
旣其實也且六經者義理之所在也文而不根於理
何足謂之文哉文固不可以易言之也昔之作者自
六經百氏世傳之史方外之書無不讀之而後取舍
是非了然於心也探其原撮其英華而撫其實汪洋
闡肆充然於內也而後時發於文辭故不詭於聖人

之道經世而行遠者皆是物也其粲然者我之文也而資焉者實六經百氏載籍之傳而吾自得者也然而莫見其迹也譬言之飲食稻粱膾炙鸞醢果蔬無不食也所以養其血氣充其體膚者不可以枚數也而渙然漸漬於內盎然浹於吾之身者實飲食之滋也若夫食飯一升則果然如飯者長於背食炙一爨則塊然如炙者隱於面則亦不可以爲人矣非是之謂也故知誦六經百氏歷代載籍之傳以發於文辭者非一日之積粹然之功也是所以貴於學也發而見於行已一也然則文固不可以易言之也觀執事之

文如所示書及策問比下蔡縣門記毛內相書似有間矣以歲月求之適數年耳而進之不已如此其未可量也誠愛吾子才質之美於微言細事皆若不苟又嗜學如此既有意於是從事之久且知其不可以易言之也蘄至於古人之所至而已某空無有辱吾子之勤敢以鄙見陳於前惟擇之而已荒憤不文得一忘十不能卒所談寡淺尚冀面款前日所言文章以氣爲主者非豪舉怒張高言急節之謂也如柳子厚之所云殆是不次某叩首

荅羅竦貢元書

某頓首貢元叔恭足下昨者一見嘉作慄然異之又聞足下謹厚修飭人也以是益願見前日辱過臨佩戢盛意雖猝然未得予之所安然求之貌言略足信所聞矣竊叩華胄則又吾先君故人之孫也不知足然喜愀然感以歎也今又不鄙遺書若見所畏者是豈寂寞之濱僻野之士所宜得於俊造者哉上言得於溢美之傳致所以相慕用之私下言幼壯遊四方必求名山勝境而觀焉舉夫會稽禹穴之竒用以見况皆非鄙陋之所敢當者也抑豈足下將以騁辭流離快其筆端姑借僕以爲柄耶不然豈有是也皇恐

皇恐某數竒性復狷介苟微祿以就養分宜自放於江湖乃適着身勢利之區夫三吳勢利之區也而以寒士寓其間是以閉關衡陋寢與人絕雖有新故之交相忘不敢以爲尤相响不敢以爲悅且人各有趣又敢汲汲於臭味哉王君所謂唯恐人之不已親非也而足下因以爲無棄人則又過矣夫位高而勢便望重而言信士依以爲升沉輕重者而有好善之心則唯恐失一士者有矣至於戰國之王侯公子以士爲市以成其借交推刃之事者其急士亦然蓋不足以得士矣不則窮悴不堪其憂顧以車馬在門賓客

之衆爲己重又其下也由前之說則非僕之任由後
之說則僕之所耻也是三者無一焉矧若僕之無似
又寒士也其於人亦安置棄不棄於其間哉雖然窮
居荒涼無與晤語若夫相與探六籍之微言閱千古
之得失足以卒歲而忘其窮者此固某之所樂也况
如子之才懿許以屢顧所欣望焉區區更需面謝不
宣

呈寄居官負咨目

某咨目頓首上里居大夫諸公執事即日伏惟尊候
萬福恐煩教荅不敢一一奉狀某潦倒不才承乏於

此方冬多事苟思慮所及備禦所應不敢不勉也然
地勢險易山川走集之衝河所可以控扼何所可以
設伏何所可以置烽燧何人可以率土豪如何可以
無內虞如何可以待外寇與夫措置有所未至郡政
或有失宜蓋非里居諸公不能知也有以教之幸甚
儻使因衆智合長筭庶幾用以保千里之人塞共理
之責則不唯某也幸諸公之松楸廬里亦恃以安焉
不勝竦竚之切敢布腹心伏惟裁察謹奉咨目不宣
某頓首

回柯暘刑部簡

某皇恐再拜某拙疏不才承乏於此艱危之時所冀里居賢士大夫有以教督助成之俾安輯一邦上不貽朝廷憂下有以尉人心不負愧罪乃所望者近城中排比保伍蓋欲使姦盜無所容私酷禁權可以相察官吏之利亦百姓之利尤爲士大夫與富家大室之利也二十五家每夜五家各出一人一月不過六次若使家自防守不如合衆人之力故一家所出不過一人而其餘二十四人皆吾防警之人也使行之有緒則姦盜無所容而使吾高枕而卧者豈非衆人之力而士大夫富家大室之利乎今蒙公狀及示簡垂

喻以所居乃賃屋不出人力夜巡若如公言則比戶細人皆是賃屋皆不當與保伍巡警矣若唯有屋者乃出巡警之人則城中有房廊百間者當不問官戶與百姓當出百人矣明公以謂如此可行否又蒙示喻忝曾任監察御史以上委的無人可以代巡漢三公子戍邊今官戶亦出役錢城中若官戶輒免則所餘無幾保伍之法不可行矣公家失賊保內之人必有捕限公家有火保內之人必殺援彼二十四家雖賤皆身爲公役公雖貴乃不肯五夜出一人力與衆夜巡明公以謂如此於心安否建康平江杭州皆以

保伍夜巡已有成効而秀州獨蒙明公一人不聽者
但以小郡郡守官卑不才故耳况防秋在近所當措
置者莫非干衆之事若皆蒙明公首破衆例而必令
州郡俯首聽命則某不復可爲矣即當備述此事自
効不才謹避左右矣惟閣下深思而痛察之幸甚甚

北山集卷第二十一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二



外制一

信安程



俱



拱衛大夫宣州觀察使劉公彥差同管客
省四方館閣門公事

勅治朝之法諸臣之位詔相獻予之宜所以辨上下
正班爵昭德而別微者也自省方東南典文或闕絲
蕪草創失其故者尚多稽叅古今折中潤色未遑暇
也然率其屬以共其事者亦可不御所擇哉具官蚤
以世勞荐更器使積官繫伐不專爲恩亦旣顯融致

位廉察予惟董正朝會賓客禮容之事舉以命尔夫
出入省閤給事左右其任固亦親且重矣惟暨乃僚
恪居厥職惟祗御名服我寵休可

朝奉大夫起居舍人侯延慶除右文殿修
撰與郡

勅具官右文邃在中秘著撰之職號為高華異時言
動之史出守四方得是者鮮矣尔敏晤文采稱於輩
流慨慷赴功見於已試出入郎省才能益明曾未幾
時簪筆殿陛而以親來諭自詭治民顧宣力之何如
在中外而奚間升華書殿且畀郡符豈惟便尔之私

抑以成吾忠厚之政服此休命往其懋哉可

九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朕以眇躬
獲主大器居位五祀而王室益微念茲永
懷慘若焚灼比因宗祀明堂投誠上帝冀
獲悔禍以雪神人之耻而赦文夸大悖拂
朕心方夕惕若又除吕頤浩麻制首為中
天而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言徒使四方
謂予有識席益可與外任九月二十二日

三省同奉

聖旨席益徽猷閣待制與郡

勅朕以眇躬獲主大器遭時杌隍國勢未振夕惕以
思心焉如灼播告厥旨實在執筆之臣而乃矜功於
肆青之文廣已於求助之際其言夸矣朕甚惡焉具
官夙以言揚見推警敏贊書持橐亦既有年號令之
間宜知國體失辭若此謂天下何解掖垣之近班仍
西清之舊物往有民社尚其欽哉可

孟庾除戶部尚書

勅周官以司徒制天下之地征而均節財用者冢宰
宋興以執政領天下之漕計而調度出納者三司繇
茲以來代有因革今則成周之法祖宗之制凡宰輔

攸司之守舉而歸諸戶部矣然則爲之長者顧不重
哉具官學不泥古才足濟時憂國首公見於華皓高
密之政有循理之稱睢陽之守有扞成之節朕付以
邦計擢之貳卿足兵食於垂罄之餘備典禮於時邁
之際事不愆素官無乏共是用冠以納言陟之常伯
豈徒益觀於來効抑以昭勸於赴功然方今民力已
窮軍旅之事未息節以制度當務所先非予率之以
朴儉無以化谿壑之侈心非尔去敝於因循無以紓
黔黎之深瘼唯民不加斂而國用足則予汝嘉可

知岳州袁植贈直龍圖閣

勅具官廼者盜發江表虔劉郡邑姦凶乘間爲長蛇
封豕以肆毒於一方而尔適守岳陽仗正不撓卒與
禍會銜恨九泉今御史列其寃狀與其所以怒寇之
由推原厥初出於徇國朕盡然傷之惟尔詞學之優
才猷之美歷官臺省綽有能聲沒身賊區志士增嘅
升華延閣賚及後昆庶其有知歆此褒渥可

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吕好問守本官致仕

勅太上有立德斯爲不朽之圖故國有世臣亦御進
賢之舉惟予先正貽慶後昆頃致位於燹諧盖兼隆

於問譽逮更變故旋即便安遽形告老之言勉徇退
身之志具官某孝悌之美得於天姿重厚之稱信於
士類比中罹於黨錮弥克守於家規靖康之初首被
簡拔亟躋諫省遂總臺綱掌邦政於文昌贊皇猷於
鈞軸肆予纘紹俾復疑丞嘖有煩言寢辭劇職奉祠
均逸既歷於歲時謝事言歸不愆於雅素覽公車之
需奏即秘殿之崇資用以寵綏益全終始庶無勞於
夙夜幾永介於壽康可

秦某與緋章服除直祕閣與郡

勅具官某尔以俊造策名儒科寄任荐更遂躋郎省

屬爾同氣爲予相臣惟合治之相臨援故常而自列
召對便殿恂懾無華敦樸之風見於言貌擢以祕職
錫之身章併示寵綏且有申命夫入爲尚書郎出爲
二千石乃身在外而名直禁中蓋儒者之榮而當今
之高選也惟克報稱益恢遠圖可

席益差知温州

勅永嘉閩粵之交其俗剽悍以畱其貨織靡其人多
賈其士風任氣而矜節爲之守者非達於政理未有
能成治最而厭與言者也具官學藝之敏稱於朝廷
疏通之才適於權變荐委重寄未之或辭毋輕小邦

猶足觀政昔吾丘任連城之守而名不稱於在前嚴助
去承明之廬則職已違於侍從惟爾之遇於古有光
尚懋乃功以荅休寵可

劉寧止復舊職

勅具官比以輸漕不繼麗于刑書於茲踰年執事滋
恪而相臣交章來上以謂曩者勤王之舉饋饗是共
乃克濟茲以成丕績以功補過誰曰不然朕方搜羅
英才捐弃細故雖疏遠未試猶將熏沐而收之况吾
宣力內外而果藝不回之士乎復職河圖雖云舊物
尚體恩遇益勵厥修可

九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郭偉依已
降指揮再任

勅具官姑熟江左之重鎮也承平之時号爲樂土然
處荆湘之下流據采石之形勢所以通淮南而輔建
業其置戍擇守顧可付非其人哉以尔才力方剛慷
慨自任志在徇國勇於赴功迺者潰叛之徒游魂四
出而尔登陴保聚屢抗賊鋒安輯兵農斯亦勤矣與
其更選於長才孰若因任於已試進職一等還之故
官唯息疲瘵則可以固民心唯謹綏馭則可以奮武
衛克邁予訓尚有寵嘉可

迪功郎張滉改官

勅具官某惟樞臣浚開濟忠略勤勞王家經營三川
以至關輔朕甚賴之以尔同產之親久從幕府請以
故賞勉尔京僚朕方思勸宣力之臣成乃弟之美豈
有愛於一官乎尚克欽承以圖報稱可

尚書右僕射秦檜封贈

曾祖贈太子少保某 贈太子太保

勅朕思濟艱難以圖恢復眷惟輔相之舉措實繫邦
家之安危斷自朕心既得良弼推慶貽之所自宜錫
命之有加具官曾祖某獨善在躬懷才不試高尚其

事蘭弗服而弥芳文字之祥源既深而益遠種德百年之內收功三世之餘位冠百僚忠邁前古諒儀刑於遺範斯衍繹於流光是用下王綍以寵褻陟儲宮之輔翼庶見著龜之喜以尉烝嘗之思可

曾祖母永嘉郡夫人王氏贈崇國夫人

勅朕觀載籍之傳考興衰之緒其流澤後世俾衣冠之盛孝悌之風益隆而不墜者非獨世德之修而已蓋有閨壺之助焉具官曾祖母克以內則相其君子其必有柔嘉之行淑御之儀膳服適於親䟽慈祥足以矜式者矣不然何垂裕之深也惟我次輔爲世純

臣大國加封雖云故事有茲寵渥其命則新可

祖贈太子少傅某贈太子太傅

勅天人之際世或以爲難知報施之宜理則疑於可待故有積德不售遺澤則深在其子孫合若符節優隆之典旌勸兼焉具官祖某成性守於宮庭履信行於州里表貴名於異代遠慕王通之著書竦公望於布衣近希文正之憂國朕圖柄任爰得碩臣推循祖德之修實遺邦基之慶惟青宮之高選若師傅之古官用賁家庭以申異數可

祖母普安郡夫人俞氏贈嘉國夫人

勅自漢魏以來至于今者秦氏之世未有顯人而丞相獨以儒學起家忠節自奮致位執政遂登宰司而俞氏之世寂寥千載亦無聞焉夫嗇之久則其施必昌發之遲則其行必遠內外蓄德貽澤厥孫具官祖母惟禮惟法無非無儀化行於中饋仁及於宗姻遂成厥家以有茲慶既疏封於大郡朕以為未足也嘉寶大國錫命有加肆寵尔私抑以勸於為善可

父任信州玉山縣令贈太子少師某贈太

子太師

勅官無小大惠足以及物者其澤必長天無私親位

弗稱其德者其償必厚惟善祥之不爽知義教之有方顧茲褒贈之彝章是亦報施之明驗具官述業該貫提身肅恭自奮賓興之書無愧循良之吏弦歌之用莫究厥施襦袴之仁諒多遺愛密令之為太傅褒賢雖隔於當年于公之啓高門陰德果昌於厥後是用舉封曹之懋典極望苑之崇資以成追遠之思用顯流光之慶可

母和義郡夫人王氏贈榮國夫人

勅士方隱約陋巷棲遲小官刑于室家相與躬顧復之勤保廉儉之操者亦以成其子也子既賢矣展忠

純之節都輔相之位而親不逮養此風木之况古人所以深悲而追榮之典朝廷所以加厚也具官母禮法是蹈淑靖有聞塵身守約既以飭其閨壺矣以子知母則慈嚴之教所以薰陶成就者又可知焉疏封大國庸示寵綏抑以慰孝子之心云尔可

妻信安郡夫人王氏封鎮國夫人

勅二南之詩本於王化之基而及於夫人之德雖形四方風一國小大不同然其所以循法度奉烝嘗致輔佐之宜一也具官妻生于慶門積習名教克配君子禮以自防顧茲翊贊之勲方且延登於揆路豈無

做戒之助固當覃慶於閨門太行之東鎮爲大國疏封錫命謂之小君時惟懋恩永其祗服可

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致仕黃裳父贈金

紫光祿大夫文慶贈特進

勅朕嚮者除地廣陵之陽於是始郊薦見上帝均釐四海追遠之贈下及庶僚而况侍從之老出入四朝加寵厥先具有彛數絲綸之出豈有久近之間哉具官父具官潛德不耀晦迹里閭是生時英致位休顯特進二品地極文階以賁九原抑以爲積善之勸可

母永寧郡夫人吳氏贈高密郡夫人

上詞具官母云云懿範有煒嬪于德人是生時英致位休顯高密大郡疏封益隆以賁九原抑以為積善之勸可

葛勝仲復顯謨閣待制

朕比以月正元日渙發大號紹休之志用以紀年以敷澤於天下凡麗于刑書無以遠邇一皆去累滌垢興之更新而况持橐屏翰出入侍從之臣哉具官某蚤以文學奮於朝廷噴有煩言久去近著吳興之政民亦宜之還職西清不失舊物尚體恩遇益御厥修可

梁楊祖復徽猷閣學士

上詞而况屢將使指嘗備法從之列者哉具官某昨總漕輸虜寇大入不共厥職以抵譴訶亦既累年其還舊物恩則厚矣尚克有之可

陸宰復直秘閣

勅具官上詞而况名臣之世嘗備任選者哉尔頃使畿西虜寇大入不共厥職以抵譴訶亦既累年還之冊府尚其靖恪以荅恩休可

責授單制團練副使宋暎叙朝請大夫

朕比以月正元日渙發大號紹休之志用以紀年以

敷澤於天下凡麗于刑書無以遠邇一皆去累滌垢
與之更新尔頃以臯戾公義弗容屏之遠方庶其循
省茲緣肆眚復尔故官尚務恪恭以荅恩宥可

楊康國特贈徽猷閣待制

勅鈞黨之禍豈不痛哉惟時怙權罔上之臣實始斲
喪忠良以騁志于天下凡元祐靖國儀刑之餘守正
之士傳以大戾舉而納諸丹書朕用盡傷思有優恤
而况殘酷之害被其閨門而天下寃之者乎具官才
業之美奮于昌辰攝貳天官升華書館出入中外時
論具宜遭罹以來殆將三紀待制延閣雖非故官時

惟渥恩以慰沉抑可

翰林學士汪藻龍圖閣直學士與郡

勅法從之臣居則獻納論思分職率屬以贊朝廷之
治出則賦政共理以致吾澤於民其所以隆體貌之
恩嚴陞康之勢者顧豈有異哉具官某簡亮通博蚤
以言揚學問文詞推於時雋肆朕纘服推自奉常綸
綍是司出入五載閔勞侍從之務輟嚴助於承明欲
詳政事之宜試蕭生於馮翊寵以河圖之直仍聯學
士之班往奮尔庸副茲睠佇可

吏部侍郎黎確龍圖閣待制與郡

勅上詞同具官操修之美信於友朋學問之優見於踐歷比對揚之動聽屬諫諍之湏才敷納之言啓沃是賴旋加明陟俾貳天官雖藉銓衡之公閔勞侍從之事是用舉河圖之內閣即次對之近班庸示寵章尚有申命往其祗服益懋乃功可

吏部侍郎高衛龍圖閣待制與郡

勅上詞同具官敏彊之實稱於中臺才術之優見於出使周旋浩穰寢躡高華召自外藩陟之小宰既更時序益究云為雖藉詞云云下同尚懋乃功可

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明堂大禮赦恩封

贈曾祖任尚書都官負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韓國公言改封魯國公

勅朕觀載籍之傳攷盛衰之緒君子之澤或五世而方興積善之家信百祥之來降植德之報莫尔之隆是生經世之臣為國元老及我運籌之佐乃其曾孫慶賜方行褒嘉可後具官曾祖周才不試厚德在躬修仁義於奧窔之間委窮通於寒暑之序馮唐老於郎省曾無不遇之嗟于公大其問門固有將興之兆屬均釐於霈澤舉開國之舊章是用冠於五等之封昨之東魯仍以三公之貴兼長中臺足慰丞嘗之思

亦廣燕詒之慶可

曾祖母韓國夫人韓氏贈魯國夫人

勅天將賚良佐於有邦以爲生民之庇則必有休祥之兆若警告於斯人者此尔子之生旂旄導從天赦是承所以發於夢寐而聞於國人者也然則益昌厥後者孰始基之具官曾祖母懿質淑範來嬪德人仁愛之實見懷姻族身享孝養極於顯榮逮見其子出入將相功德兼隆爲母如是亦可謂鮮儷矣而慶及四世復亢厥宗國有沛恩肆加錫命改封大國亦禮之宜可

祖任武寧軍節度使太師守司徒致仕韓國公謚文忠弼追封魏國公餘如故

勅朕仰念仁祖聰明慈儉燕及於萬方永懷宗臣端亮忠嘉功昭于四輔是爲不朽施于後昆肆予釐事之成與享湛恩之被具官某祖賢業經世王功在民閑邪責難莫如孟子之事上盛德至善有若武公之佐周措國家於九鼎之安息兵革於百年之久逮茲塗炭之極益見著龜之明宜世濟之有人知慶餘之不棄舉斯寵典表以大名用易國封且仍公位亦何加於舊物姑申命於恩綸可

祖母韓國夫人晏氏贈魏國夫人

勅景祐慶曆之際有舊學之臣曰臨淄公殊以雋德
遠業克相睿明樂善不倦以得天下之英才舉而進
之布在顯列數世賴焉是生賢女作配人傑福善之
慶逮其子孫具官祖母莊靜明淑禮法具宜閨門之
中有叙有愛魚軒翟茀命服贊書而居有之以至偕
老朕宗祀上帝敷澤綿區恩數首行於四鄰寵綏上
及於三世無以加厚易封大邦匪唯告第之增華抑
俾有家之知勸可

父任右朝議大夫贈宣奉大夫紹庭贈太

子少師

勅朕爰以季秋肇稱禋祀冀獲神靈之佑不替祖宗
之休遂敷錫於四方且推恩於百辟矧輔臣之濟美
知義教之有方顧茲追遠之思用舉彝章之舊具官
父溫恭是蹈揚歷具宜沛然詩禮之無違遠矣德言
之不朽確守先志懇辭官榮是知豈弟之求卒饗蕃
昌之報惟儲宮之二品有訓導之六官莫嚴於師用
以加寵益闡家庭之慶式慰春秋之懷可

母普安郡夫人劉氏贈彭城郡夫人

勅士有砥節厲行克承勲德之世以保其靖共之美

廉潔之操者苟無內助之賢則亦不能成其志也既相其夫以成其家矣又有賢子爲吾輔臣寵渥之加則有舊典具官母其承上也順而正其臨下也簡以慈積善在躬以有茲慶屬合宮之大旅均霈澤於多方易彼故封錫之大郡既增榮於存沒亦用慰於劬勞可

故妻齊安郡夫人王氏贈太寧郡夫人

勅先王制禮與夫推恩接下之文未嘗不本於人情也夫相其夫於勤約之中既已躬廉儉而同甘苦矣而不共享其安榮則追贈之隆抑以慰其私尔具官

妻賢淑有聞且其閨門嬪于大家安若素習天闕不壽褒賁可忘既䟽錫於齊安復進封於大郡用均釐澤以示寵綏可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二

書